

戀戀落日城

芭芭拉卡特蘭 (Barbara Cartland) 著



戀戀落日城

芭芭拉卡特蘭(Barbara Cartland)著

原著書名：No Disguise For Love

新華出版社中譯名：聖城奇緣

書名：戀戀落日城 原著書名：No Disguise For Love
新華出版社中譯名：聖城奇緣

作者：芭芭拉卡特蘭

譯者：李福勝、張體斌、秉常

責任編輯：關雅儀

督印人：黃子昭

封面設計：許自恒

出版：勤+緣出版社

發行：勤+緣出版社

香港鯉魚涌華蘭路 14 號益新工業大廈 18 樓B座
(電話：五一六九〇二二)
(傳真：八八〇五九七八／五一六九三〇四)

印刷：日昇柯式印刷公司

植字排版：全佳電腦排版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九四年九月

定價：每本港幣三十八元

ISBN 962-447-394-3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到勤+緣出版社更換

國際中文版授權 ©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香港中文版轉授權 © 新華出版社

Copyright © 1992. Cartland Promotions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Cartland Promotion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4.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rinted in Hong Kong © 勤+緣出版社

編者話

繼《仙人掌下的戀曲》後，我們再度獻上英國著名作家芭芭拉卡特蘭(Barbara Cartland)的名著《戀戀落日城》。作者素有「浪漫愛情小說皇后」的美譽，相信大家讀畢此書後一定認為此美譽乃實至名歸。

見義勇為的侯爵陪同少女娜達遠赴回教聖城非斯，尋找失去的項鍊。途中遇到重重困難，娜達更突然失了踪，究竟侯爵如何應付？看下去便會有分曉。

第一章

一八七四年

卡爾瓦戴爾侯爵向客廳的一端望去，只見赫斯特·謝爾登夫人正在肆無忌憚地和法國大使調情。

他完全知道這個女人爲甚麼要這樣做，但是這並沒有像她所希望的那樣在他心中引起妒意。

他只是很惱怒。

如果說有甚麼事情使他感到厭惡的話，那就是女人或者男人在大庭廣衆之前作出如膠似漆的樣子。

他極挑剔，追求過許多女子，可是，當時這些人並沒有作出回應。

他曾得到倫敦大多數名媛的青睞。

然而他卻非常謹慎，並且經常意識到自己的門第。

不管他生活得多麼愉快，他決心永不玷污家聲。

此刻他決心爲他和赫斯特夫人之間的風流韻事畫一個句號。

這位夫人毫無疑問是整個社交界最可愛的女人之一。

然而在她的性格中有一種放蕩不羈的氣質，使侯爵皺眉頭。

赫斯特夫人是巴特爾登伯爵的女兒，她在十七歲時曾經到印度和她的父親住在一起，當時她的父親擔任馬德拉斯總督。

她神魂顛倒地迷戀上了她父親的一個副官。

戈登·謝爾登是一個很英俊的青年，穿起制服來無疑是很帥的。

由於總督官邸的關係，加上印度迷人的景色，他具有極大的魅力。

儘管她的父親疑慮不安，她還是堅持要嫁給戈登·謝爾登。

有兩年時間，他們的日子過得還算愉快。

後來伯爵的五年任期屆滿，於是他回到英格蘭。

在經歷過總督官邸的排場以後，赫斯特夫人面臨一項抉擇。

她究竟跟她的丈夫一道住在奧爾德肖特，或者其他某個陸軍司令部所在地的軍人已婚宿舍，還是回到她父親在諾福克的住宅？

她選擇了後一種做法，而從這時起，她的婚姻就已經名存實亡。

戈登被派往海外，赫斯特夫人在聽說他在非洲的一次小規模戰役中陣亡的時候，反倒覺得鬆了一口氣。

由於維多利亞女王的眼睛老是在盯着她，她不敢讓自己的服喪期短於一年。

在這段不愉快的歲月過去以後，她立即來到倫敦。

這時候她變得更加美麗動人了。

經過不斷的練習，她還學會了用閃動的睫毛來征服男人的技巧。

在她父親爲她舉行了盛大的舞會以後，她成了倫敦整個社交界仰慕的人物。

從那一刻起，她成了時髦社會每一個未婚男子宴請、讚揚和追求的對象。

這自然使她飄飄然。

雖然她已有好幾個戀人，但是仍有十多人向她求婚，都遭到她的拒絕。

她冷靜地作出判斷：在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人對她是合適的。

好像命中注定似的，她終於遇到卡爾瓦戴爾侯爵。她一見到這個人，就立即感覺到他正是她想找的丈夫。

他出身於名門，而且極其富有。

他還一表人才，具有令每一個見到他的女人傾倒的魅力。

麻煩在於這位侯爵不想結婚。

他在他的朋友中間見到的不愉快的婚姻太多了。因此他不想自己受到一個女人的束縛，使這個女人成為自己的妻子——僅僅因為她跟自己正好門當戶對。

或者他的家人會同意她當卡爾瓦戴爾侯爵夫人。

他已將近而立之年，但是當他的奶奶、孀孀、堂姐妹催他結婚的時候，他大笑不止。

他答道：「何必着急呢？我有的是時間，要想生多少孩子作為繼承人都可以。老實說，我更喜歡的是自由。」

他所謂的自由就是在女人中間周旋。

他還非常成功地擁有一些供比賽用的馬，並且到過很多地方旅遊。

這樣做有時候只是爲了消遣，有時候則是應外交大臣或首相之請。

在他看來，如果他不得不攜妻子同行，那就會把一切事情弄糟。

妻子會使他的行動受到限制，並且無疑會抱怨說自己沒有得到應有的關心。

赫斯特夫人花了將近六個月的時間，才終於用她的甜言蜜語打動了侯爵。

這還是因爲他們參加了一次家庭聚會，而他們倆都覺得這次聚會極其乏味。

侯爵是受到哄騙而接受亨廷登郡歷時三天的射獵雉雞這活動的邀請的。

這個活動聽起來好像很有趣。然而當他到場的時候，他發現東道主大多數客人的年紀都比他大得多，而其餘的人都是與他毫無共同之處的鄉巴佬。

他到場後僅僅一小時就後悔了。

唯一的可取之處是赫斯特·謝爾登夫人來了。

他不知道這位夫人事實上是花了很大力氣才爭取到參加這次家庭聚會的。

她曾經聽說他接到邀請，知道這正是她盼望已久的好機會。

對侯爵來說，找到一個「志趣相投」的人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他發現赫斯特夫人的臥室跟他的相距不遠，並在同一條走廊邊上。

他認為與她呆在一起至少可以使一個極令人厭煩的夜晚好過一點。

他沒有錯。

他猜想赫斯特夫人在床上也許會是一隻母老虎。事實果真如此，而且遠不止於此。

第二天鳥兒飛得很高，而且數目很多，他覺得打獵很有趣。

在進晚餐的時候，他坐在赫斯特夫人旁邊，這也是令人欣慰的事。

他們只是彼此敞開心扉交談，幾乎沒有跟坐在兩邊的人說一句話。

在晚餐過後不久，他們倆都上床睡覺了。

到他們回到倫敦的時候，赫斯特夫人確信侯爵正是她的心上人。

由於那時候他還沒有交其他女友，他們倆天天都見面。

只要有可能，夜晚他們總是一起度過的。

他不肯放鬆他的原則讓她住在他的家裏，這使赫斯特感到惱火。

雖然她與他一道吃飯，但是他們並沒有上樓。

她不高興地問道：「僕人怎樣看有甚麼關係？」

他回答說：「僕人是會張揚的，我必須保護你的名聲。」

她厲聲說道：「你真正在想甚麼是你自己的事。」

接着她的心情很快發生變化，只見她向他更靠近一步，非常溫柔地說：「最親愛的法維恩，要保證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不會使任何人感到震驚，這是非常容易的！」

侯爵並沒有裝作誤會她的意思。

有一段時間，他的眼睛變得暗淡無光。

他接着說：「你很嫵媚動人，赫斯特，但是我就是不能想像你怎能當妻子和母親！」

赫斯特爭辯說：「我不懂爲甚麼我不能。」

從他的目光中，她了解到她永遠無法用言語說服他。

於是她用雙臂抱着他的脖子，把他的頭拉下來貼着她的頭。

她說：「我愛你，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不重要的。」

侯爵吻她。

她緊緊抱住他的時候，他感受到心中燃燒着火一般的激情。

然而他又深知，這並不是他後半生需要的東西。

這天晚上，在預備前往參加貝勒斯夫人舉行的晚會時，侯爵不肯讓赫斯特乘他的車。

他對赫斯特說：「我們一同到達是不宜的。」

赫斯特嘲笑道：「說真的，法維恩，你怎會這樣古板？倫敦人誰都知道我們倆總是形影不離的。我們倆究竟是分乘兩架車到達，還是同乘一架車到達，這又有甚麼關係呢？」

侯爵回答說：「許多人也許會認為我們是從同一座房子來的。」

赫斯特氣憤地說：「我敢說你越來越像我其中一位未出閣的姨媽了。」
在侯爵站起來以後，她知道她錯了。

她懇求道：「親愛的法維恩，不要走。我有許多話對你說。我還需要你的吻——渴望得到你的吻。」

侯爵從她緊抱着的雙臂中掙脫出來，走到門口。

他回答道：「今天晚上見。」

她問道：「你帶我回家嗎？」

他完全知道這樣做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於是猶豫了一下。

他回答道：「我要考慮考慮。」

他走了以後，赫斯特夫人氣得跺腳。

一怒之下，她故意把一件漂亮的德雷斯頓細瓷器從壁爐架上擲下來。

這件瓷器成了碎片。

她對着鏡子自言自語：「我一定要嫁給他，我一定要嫁給他！」

同時她有一種不安的感覺，覺得侯爵也許會避開她。

這時候她想到也許自己表現得太容易到手了。

因此，她必須做的事是使侯爵產生妒意，並且後悔自己先前沒有想到這樣

做。

她爲自己在這天晚宴的打扮費了很多心思，決心使自己看起來比平時還要動人。

她穿了一件從邦德街最高級的女裝店買來的昂貴禮服，這件禮服來自巴黎的款式。

她的美髮師爲她做的髮型跟她先前做的不同。

她非常仔細地在臉上塗了乳霜和油膏。

她的手法是那樣細緻，幾乎不露一點痕迹。

這使她的皮膚顯得更加白皙，嘴唇的雙弧形線條變得更加優美。

她在準備離開的時候自言道：「他怎能不被我打動呢？」

當她上車的時候，她忽然想起侯爵跟別人不同。

那些人曾經在她面前下跪，威脅說如果她拒絕他們，他們就會自殺。

有一個人確實曾經由於愛她而試圖自殺。

然而不管她花多大力氣試圖改變，侯爵在他們的關係中仍然處於主動地

位。

他總是想怎樣就怎樣。

她費盡了心機但都沒有使他改變對她的態度。

因此她每天都很苦惱，擔心由於某種莫名其妙的原因，他也許會突然離開她。

貝勒斯夫人的寓所離侯爵在格羅夫納廣場的府邸不遠。赫斯特夫人來到這寓所的時候四下張望。

她高興地見到法國大使在場。

她知道大使的妻子剛剛動身去了巴黎。

大使具有令人喜歡的法國人氣質，他和引起他好感的每一個女人談情說愛。

赫斯特夫人從房間的另一端向他走去。

她在他身邊坐下，脈脈含情望着他，她知道自己這種表情是很迷人的。十分鐘以後，侯爵光臨。

在赫斯特夫人脫了手套以後，法國大使就把她的纖手拉到自己唇邊。侯爵對這種場面無動於衷。

赫斯特夫人在整個夜晚的舉止使他感到憤怒。

他一點也不妒忌，因為他從來不知道妒忌爲何物。

他從來沒有任何理由爲愛慕他的任何女人不放心。

他從來不向一個沒有完全被他迷住的女人求愛。

他和女人的戀情通常是不斷升溫，直到他認爲這段戀情應結束爲止。

因此他對赫斯特夫人當衆出醜的行爲感到非常惱火。

他認爲應當提醒法國大使，他現在是在倫敦，不是在巴黎。

他很喜歡今晚的女主人，愛在餐桌旁跟她談話。

晚宴之後，貴賓們各自聚在一起，他找到一個人。

他特別想跟這個人談話，因為他是一位北非權威人士。

他在不久之前寫了一部關於摩洛哥的書。

侯爵對他說：「我非常喜歡你的書！」

作者問道：「你真看過這本書嗎？」

侯爵回答說：「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

人們對他有時間看書感到意外，但他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了。

他的社交活動佔去白天很多時間，因而看書的時間大多在晚上。

凡是重要的著作只要一出版，他就不假思索地購買。

他那郊外別墅裏的大藏書室現在正在擴充，以便有地方容納他新買來的書。

他開始帶着讚賞的語氣談他讀過的書。

那位作者終於說：「我知道你遊覽過許多地方，爵爺如果有時間的話，我邀請你訪問非斯。這是回教的大城市中最令人感興趣的城市之一，我知道你會像我一樣喜歡這個城市。」

侯爵回答說：「我有機會一定會前往那城市。」

這時候女主人過來把他帶走了。

她想把他介紹給一個人，據她說這個人很想認識他。